

★ LION BOY

狮子男孩

[英] 祖祖·科德 著
Zizou Corder

段晓楣 苗华建 译

★
The 追寻
Chase

★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background is a deep blue sky with several yellow stars and a thin yellow comet-like streak. In the lower right, a boy with dark skin, wearing a red and white striped shirt and dark shorts, stands on a grassy hill. A black cat is sitting on the grass in front of him. To the right, there is a dark, stylized structure that looks like a windmill or a large fan. The overall style is simple and illustrative.

LION BOY
狮子男孩

[英] 祖祖·科德 著
Zizou Corder

苗华建 译

追 寻
The Chase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狮子男孩 / (英) 科德 (Corder, Z.) 著; 段晓楣, 苗华建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8

ISBN 7-80225-050-1

I. 狮... II. ①科...②段... ③苗...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1968 号

狮子男孩

[英] 祖祖·科德 (Zizou Corder) / 著
段晓楣, 苗华建 / 译

责任编辑: 丁纪红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颜 禾

The Lion Boy Trilogy

By Zizou Corder

Volume 1: Copyright © 2003 by Zizou Corder

Volume 2: Copyright © 2004 by Zizou Corder

Volume 3: Copyright © 2006 by Zizou Cord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ouis Young & Isabel Adomakoh Young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5-5607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5-5608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5-2714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邮政信箱: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销售热线: 010-65512133

E - 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90 1/32

字 数: 522 千字

印 张: 28.375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一版 200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共三册)



祖祖·科德（ZIZOU CORDER）

是一对母女（女儿还是青少年）的笔名，妈妈露意莎·杨（Louisa Young），女儿伊莎贝尔·阿杜曼卡·杨（Isabel Adomakoh Young），两个人的名字都太长了，就合用了这个笔名。“祖祖”是伊莎贝尔养的蜥蜴的名字。

露意莎·杨曾经担任几年的自由新闻工作者，帮报纸、汽车杂志与女性杂志撰稿。她曾就读于剑桥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历史系，当过街头艺人、女侍者、歌手等。她写过五本成人书，《狮子男孩》是她与女儿共同完成的著作，也是她的第一本儿童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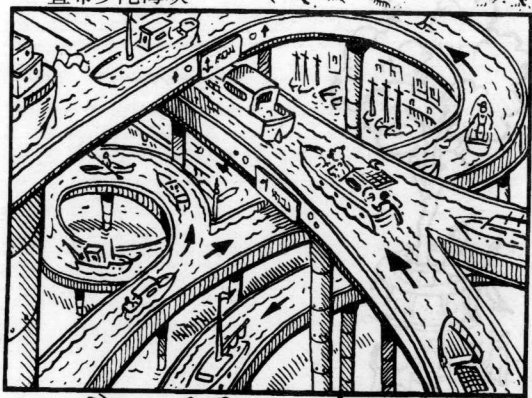


巴黎

考珀瑞西社区 (旺斯)

法国

直布罗陀海峡



西班牙

直布罗陀海峡

丹吉尔

卡萨布兰卡

索维拉

得土安

亚甘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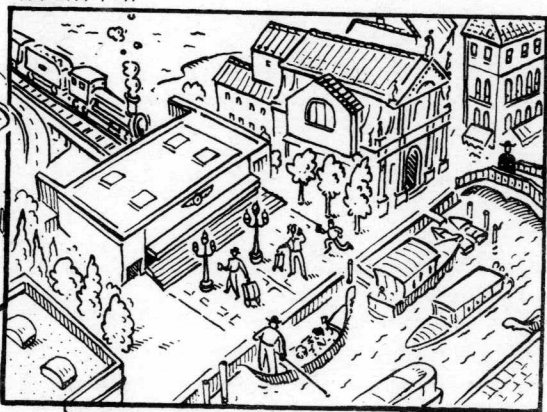
撒哈拉大沙漠

尼日利亚

阿特拉斯山脉

去往加纳和南部

威尼斯车站



威尼斯和咸水湖

亚得里亚海

去往伊斯坦布尔和东部



阿尔卑斯山

意大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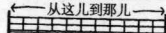
中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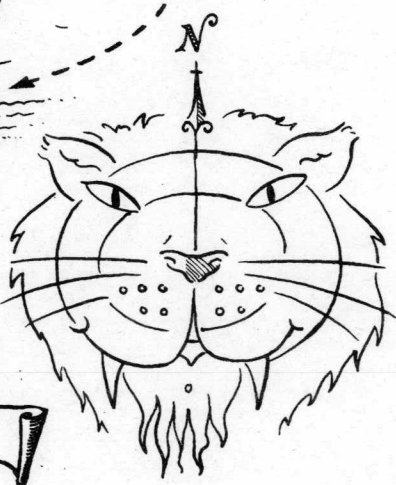
西西里岛

潘泰莱里亚岛

Western Mediterranean
& Morocco

(地中海西部及摩洛哥)

比例：  从这儿到那儿 = 非常遥远





在阿尔卑斯山的暴风雪中，男孩被困在火车里，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奇妙的经历。他躲在浴室里，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六只渴望回家的狮子和一头巨型怪兽。那头怪兽长着又长又尖的牙齿，而且身份不明。更加奇妙的是，男孩还知道，隔壁那位穿着丝质紫色睡袍来回走动的人，就是待人和善的保加利亚国王，他的名字叫鲍里斯；还有国王的侍卫长爱德华，一个总想搞清周围事情的人，尽管有时候管得太宽了。

他是这样的一个男孩，父母都是聪明绝顶的科学家，却被伦敦邻居家的一个坏小子劫走了，虽然还不知道是谁在背后指使的，但是几乎可以断定，这件事情肯定和父母发明治疗哮喘的良



药有关；让他感到欣慰的是，狮子们和国王肯定站在他这一边。既然他和狮子们已经从漂流马戏团那个龌龊神秘的驯狮人那里逃了出来，那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休息一会儿，因为他很清楚，不论是驯狮人还是坏小子（这个坏小子已经被狮子教训过了），都无法穿越暴风雪找到这里。

那只年长的狮子说过：“我们很暖和，身上已经烘干了，又填饱了肚子，并且我们全都在一起。总会有人赶来修理火车，火车会一路汽笛高鸣地在神秘而危险的气候下穿行，把我们带你父母所在的地方的，那里离我们的家也更近了。现在我们还算安全。”既然他这样说了，大家也许真的会感到温暖，并且振作、快乐起来。

这正是查理·艾山迪的感觉。几星期以来，查理一直感到很安全。现在，那些漂亮的狮子正躺在他的身边，三只母狮子经过长途跋涉后开始休息，年长狮子暗自庆幸着他们的成功逃脱，那只小母狮子艾辛娜依然很虚弱，因为火车车顶上的冒险让她筋疲力尽，不过回到真实世界来也让她感到兴奋，那只年轻狮子（他是查理的朋友）此刻正把脑袋靠在查理的膝盖上呼呼大睡。隔壁就是鲍里斯国王富丽堂皇的包间，这位国王答应在抵达威尼斯的时候帮他们一把。拉斐·萨德勒和驯狮人麦克莫此刻正困在巴黎，够不着他们，而暴风雪覆盖了这趟列车，把它变成了一个巨大而隐蔽的避难所。

查理对自己说：“现在最好是睡觉、吃饱肚子，再休息一下，等到恢复了体力，我们就能精力充沛地应付前面的麻烦。”



毫无疑问，前面的确要遇到麻烦了。

查理的父母艾尼巴·艾山迪博士和玛格达伦·斯塔克教授已经遇上了大麻烦。如果你看见他们正坐在考珀瑞西封闭式社区社交俱乐部的两端，你不一定会想到那里还存在着危险。俱乐部的房间狭长而低矮，里面的感觉肯定很舒服，玻璃墙外是一座美丽的亚热带花园，里面长满了棕榈树，还堆积着许多又大又圆的石头，一股小溪在上面迂回流淌。至少，玛格达伦起初觉得花园很漂亮，后来才发现，所有石头的形状都是相同的，它们都是用某种塑料做成的。她小心翼翼地看了看花园里的树木，难道这些也是假的吗？

她和一群女人坐在一起，正在谈论肥胖问题。她们面前放着装着油炸土豆片的盘子和斟满葡萄酒的酒杯。她们一边大口吃着不利于健康的食物，一边大声嚷嚷，“噢，我不该吃这么多。”她们中的许多人还抽着烟。

一个女人说：“抽烟会长皱纹的。”

另一个女人说：“克莱尔的皮肤真是漂亮极了，你难道不讨厌她吗？”

玛格达伦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的皮肤好就讨厌她呢？她还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女人只担心抽烟会长皱纹，却不担心抽烟会导致癌症呢？她感到不明白的事情还有，为什么她们并不特别肥胖，却老是讨论肥胖问题呢？况且，如果真的担心肥胖问题，为什么还要吃油炸土豆片并且还喝酒？既然喜欢吃油炸土豆

片，喜欢喝酒，为什么还不停地告诉自己要远离这样的习惯？为什么还会乐此不疲？

她感到很累。她不太记得她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说句老实话，真是这样。蒙骗过他们的拉斐·萨德勒已经从她的脑子里渐渐隐去，乘坐潜水艇、小船和汽车来到这里的漫长旅程也变得模糊起来。她觉得来到这里的时间并不很长。她知道，自己不喜欢这个地方。她希望独自待着，不愿意听那些女人的废话。她希望见到儿子，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她的脑子在这里变得很迟钝。她知道自己不应该待在这个地方，应该有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她感到很累。她感到自己只能想起这些了。我出了问题吗？

她抬起眼，看了一眼房间那头的艾尼巴。他看上去气色不太好。他的皮肤通常是黝黑闪亮的，现在却暗淡无光，眼白有点发黄。他宽阔而肌肉饱满的肩膀通常是厚实而挺拔的，现在却塌了下来。

其中一个女人对玛格达伦说：“你有点长肉了，不是吗？”

房间的那一头，艾尼巴正和一群男人观看电视转播的足球比赛。艾尼巴喜欢足球，不过这已经是第四场比赛了。男人们抱怨球员踢得太差，还抱怨领队、裁判和边裁表现不佳。他们喝着啤酒就着花生，声称如果他们上场会比球员强得多。空气中除了香烟的味道外，还有另一种气味。他好像辨认出这种气味了，并且不喜欢。

一场比赛结束后，电视开始转播新闻。在贫穷世界的某座城



市里，帝国的士兵们不得不开枪射击，许多贫民都受了伤，他们得不到必要的药品。画面上还出现了一些缠着肮脏绷带的孩子，他们看上去很凄惨，并且又饿又累。男人们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说到“这真够惨的”，然后继续抱怨。其中一个男人说：“的确很凄惨，不过我们也帮不了什么忙，不是吗？”艾尼巴看出这个男人心里很难受，不由地对他产生了好感。

第二个男人说：“别放在心上，伙计，还是再来一杯啤酒吧。”

艾尼巴知道他应该去做些别的事情，不过已经记不得什么事情了。

他抬头看了看房间那一头的玛格达伦。她的气色也不好，红头发不像平时那样卷曲而蓬松了，现在平平地贴在脑袋上。

很快他们就该回到“康复中心”去做目标管理治疗了。

一个男人说：“高兴点儿，喝一杯吧。”

艾尼巴努力回想着自己通常喜欢什么。

如果查理看到过去精力充沛、才思敏捷的父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一定会改变想法，一定会觉得父母已经危在旦夕。他会震惊的。

铁堡代皇家漂流马戏团和骑士爱乐者学会（也被叫做铁堡杂耍团或者马戏团）已经出现麻烦。莫利斯·铁堡代少校（听起来像“提包带”）既是老板又是领班，还是音乐师，此刻坐在马戏团那艘大船的包舱里，喝着一杯加苏打的威士忌；他身穿一



件浅绿色睡袍，与包间里的雕花窗格十分相配。那天晚上，马戏团在巴黎的首演非常成功，所有的人都这么说。演出结束后，铁少校和马戏团的大部分人闹到很晚才睡，一边喝酒一边庆贺演出的成功。现在，所有的人都在醉意醺醺地蒙头大睡（只有飞人秋千大师帕萝特和西吉·鲁西迪马戏世家的成员除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总是在一大早就起来练功）。铁少校的酒量很大，还没有醉，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愿意在这种时候接待来客。他的客人是一位法国铁路局的绅士，有点儿拘谨。

铁少校苍白而优雅地笑了笑，抿了一口威士忌。

他用帝国南部的懒散语调慢慢说道：“那些狮子！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的狮子是不会有问题的。你一大早就到这儿说三道四的，你到底想干什么？”

客人小心翼翼地讲：“先生，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个英国男孩企图阻拦‘东方快车’。他浑身湿透，又吵又闹，说有几只狮子藏在火车上。注意，是几只偷偷溜走的狮子和一个拐走狮子的年轻盗贼。他说其中一只狮子还攻击过他，狮子是从您的马戏团跑出来的，他们把他扔进巴士底监狱旁的圣马可运河里……当然，我们没把这太当回事，他非常激动，我们把他送进一家安全的医院。不过，今天早上医院打来电话，说这个男孩的手臂和肩膀的伤很重，好像是被一个大型动物咬伤的。对，是一个大型动物。你知道，不会是蚊子咬的。男孩流了很多血，非常生气，浑身湿透了，情绪十分激动；不过，他身上的确被庞然大物咬过，医院里的人说，可能是狮子咬的，当然狗或者其他



动物的可能性更大。也许他会得狂犬病，所以才那么激动。不过，你知道……那个男孩说，狮子是从这儿跑出来的，他们属于那位大名鼎鼎的驯狮王——麦克莫先生。所以我必须核实一下。我很抱歉。请你能理解。”

“你是说我让那只有狂犬病的疯狂狮子从我们马戏团跑了，还咬了人？”铁少校说道，“这就是你想说的吗？先生，你最好搞清楚，因为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我说了，请让我们核实一下狮子的情况。”

“好吧。”铁少校说完，站起身来，睡袍在身后飘荡着。他又高又瘦，几步就走到包舱的另一头，猛地打开了门。“跟我来！”他说着，还做了一个鬼脸。

铁少校走过甲板，铁路局的先生急急忙忙地跟在后面。他对西吉·鲁西迪家族的父亲喊了一声：“早上好，西吉！”这位父亲正在练功，倒立在马戏团住处和通风口之间的缆绳上。

“早上看到麦克莫了吗？”

“没有，铁少校，”西吉应答道，“从昨天晚上起就没见到他。”

狮子的包舱与铁少校的包舱在同一层甲板上，就在“喀耳刻”号船马戏团住所的另一头。一会儿就到了那里。他们打开门发现，所有的狮笼都是空荡荡的。原来狮子们瞌睡与发呆的地方，现在竟然什么都没有了。原来麦克莫铺着漂亮床单睡觉的地方，现在也什么都没了。

铁少校飞快地舔了一下牙齿，一刹那皱了一下眉头。



他马上声称，“也许在马戏场训练。”他的脸上闪过一丝镇定的微笑。他知道他们不会在那里。如果只是做一些热身活动，他们是从不会在这个时候还练功的。这个时候帕萝特可能在马戏场，男童会在那里清理昨晚狂欢的残局。他建议，“我去找麦克莫先生，你到我的包厢里去坐一会儿，你看怎么样？”他依然微笑着说，“一会儿有人会给你送上咖啡的。”

铁路局的绅士回答：“谢谢你，不过我还是和你一起找吧。”

铁少校的微笑慢慢地隐去。

“随你的便。”他说完，走出狮笼，来到隔壁的缆绳间，那里有个男孩正在睡觉。

“查理！”他一把推开门，喊了一声。

小丑的儿子朱利厄斯和负责驯练智慧猪的男孩（他叫汉斯）吓得蹦了起来，脑袋撞在顶棚上，一起叫了起来。

当然，查理没在这里。

铁少校咆哮起来，“他在哪里！麦克莫又在哪里！还有那些该死的狮子都在哪里!!!”

朱利厄斯和汉斯相互对视着。

汉斯战战兢兢地说：“没看见他们。”

铁少校又问：“朱利厄斯，你呢？”

朱利厄斯回答道：“麦克莫昨天晚上就出去了。他和梅布尔·斯塔克一起出去吃晚餐了，就是那个驯虎师。”

铁少校迅速从睡袍口袋里掏出电话，飞快地按下一连串数字键。



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对着电话说话。

他毕恭毕敬地说道：“梅布尔，亲爱的，非常抱歉在美丽的清晨这么早地打搅您。我希望您不会怪罪，但是我想打听一下，您知道麦克莫在什么地方吗？”

电话那端传来一阵咕啾声。

“好，不，当然不。夫人，我很抱歉……梅布尔，亲爱的，他不在这里，那个男孩也不在这里，我只是有一点点不明白……”

电话那端的声音忽然没完没了起来。

“好吧，亲爱的，”他说道，“有事给我打电话。就这样？”他按了一下电话，然后转向铁路局的先生。

“她说他们昨天晚上一起吃了晚饭，从那以后就没有再见到他……还有关于那些狮子行踪的其他报告吗？”他突然问道。

“没有。”铁路局的先生回答道。“当然，我和警方已经取得联系。”

“赶紧起来，彻底搜查船舱。”铁少校大声命令，“找到查理，找到麦克莫，找到那些狮子，或者任何有关他们行踪的线索。叫上马戏场的男孩们，和他们一起去找。任何线索都不要放过。”

在这段时间里，查理认识了鲍里斯国王，并且和他成了好朋友；那时已经下雪，那些可怜的狮子爬上了火车车顶（出于谨慎也为了避开别人的视线），忍受着暴风雪的折磨。查理顶着要命的大风爬上车顶，把他们弄了下来，当时他们几乎要冻死了。

在吃午饭的时候，查理在打着旋、迅疾而冰冷的暴风雪中关上了活动天窗，用热水和妈妈留给他的“万能药水”，为那些可怜的、快要冻僵的狮子暖身。就在这个时候，麦克莫走上了“喀耳刻”号船的跳板。

他与查理几星期前见到的那个沉静而高深莫测的人完全不同，看上去他就像石头一样沉静，这种沉静的心情也传递给周围所有的人。经过那个晚上的奔波之后，他的非洲睡袍破旧而凌乱，胡子拉碴的下巴上还残留着一绺儿白色胡楂，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他的黑皮肤既干燥又黯淡，双手还在发抖。不过，看得出来，他仍然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人，胸脯宽得出奇，眼光中常常流露出奇怪的神情。

他径直走到铁少校的舱房里。

“铁少校。”他说道。

马戏团领班知道该怎么吵架，他当然知道。他大声嚷嚷了起来，大约有十来分钟。

最后，麦克莫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干了。”

“你被开除了，麦克莫，你被开除了！你不会再为马戏团干活了，别指望你还有机会，也别指望你会拿到工钱。你让我损失了价值万贯的财产。”

“那些狮子是我的，先生。”麦克莫说道，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倔强的神情。

铁少校笑了起来，“如果这样，你会面临警方的质询，他们会质问你为什么放走狮子？难道你还想自己偿付罚款吗？你想败



坏我的声誉吗，麦克莫？你到底想对我干什么，是想让马戏团声败名裂吗？你是不是想告诉所有的人，这都是你的过错？你是想告诉警察这些事情吗？”

铁路局的先生悄悄坐了下来。“警察正在路上，马上就到。”他轻轻地说。

“那么，你应该为查理负责吗？他也失踪了。还有那个被他们打过的英国男孩，你说该怎么办？”

麦克莫坐了起来，“什么英国男孩？”他问道。

“拉斐·萨德勒。”铁路局的先生回答说。

麦克莫眨了眨眼。

“我一定要去看看他们的包舱，”他说，“看看他们是怎么逃脱的。”

铁路局的先生和麦克莫一起来到狮子的包舱。麦克莫平静地看了看四周。他收拾起一些东西，把它们放进提包里。“警察会把我带走的，我想是这样。”他说。铁路局的先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对不起，”麦克莫说，同时指了指笼子后面的小门，“我应该看一看……”他拉开门栓，门开了，他朝里面张望了一下。铁路局的先生轻轻地笑了笑。

趁着铁路局的先生还不知道这扇门是通往四面八方的，麦克莫已经穿过狮子专用通道来到马戏场，然后离开了“喀耳刻”号船，向车站走去。那时候，铁路局的先生已经回到铁少校的包舱，在那里他向警察及铁少校述说了发生的事情。在警方发布拘

